

阿咩正傳

——一本你不知道的另類香港史

ying-chi



下卷

陶傑

陶傑





阿咩正傳

平山題

目錄（下卷）

第八章	乘風創業	6
第九章	華南時代（上）	46
第十章	華南時代（下）	122
第十一章	下海從商	180
第十二章	國際買辦	238
第十三章	中國大屏幕彩管之王者	282
第十四章	回歸夜的那一滴淚	324
	餘韻	346

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1979年，金文泰老同學梁中昀「阿攞」忽然來電約阿咩茶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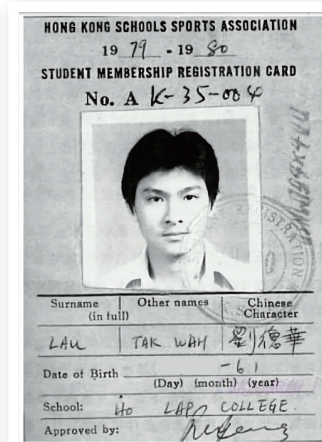
梁中昀告訴阿咩：這幾年大家都沒有空閒下來，自己也於葛量洪師範學院畢業，在可立中學當體育老師。1974年他利用課餘時間，在灣仔天樂里「學生樂園」舊址創辦了「雅健體藝社」，也搞得不錯：國術班、乒乓球組、舞蹈組、籃球組、學術組，繼續聚攏了一大批年輕人。

阿攞仍然關心阿咩，告訴他：你現在雖然教學忙，少了上「九樓」，但由你創立的學術組，已經成為雅健最多人參加的班組，而且已成了傳統：高年級會幫低年級補習，成績都不錯，大家都很掛念阿咩這位「九樓」義教的開山鼻祖。

老朋友說得眉飛色舞。阿咩心想：「攞記」擅於緊跟形勢，精於人事網絡，「六七」還可以抽身脫險，真是組織深層的能手。煞有介事地找自己，一定又有新的大計了。對於十二年前的那場火紅往事，好像沒有發生過，「攞記」隻字不提。果然單刀直入：「有沒有興趣合作搞生意？」

「搞生意？」阿咩驀地想起跑馬地讀書會時期的「阿攞」，是如何批判萬惡的資本主義剝削致富。

遲疑之間，阿攞笑說：「對，就是做生意。意思就是賺錢。現在形勢不同了，你沒有看到嗎？鄧小平鼓勵發展小農經濟、鄉鎮企業。」



劉德華是梁中昀在可立中學的學生。2006年，梁中昀交通意外逝世，劉德華也送上花圈。

我最近去國內，看見鄉鎮企業很發達，裁縫、修補自行車的車軸、土多雜貨等，農民也將自種的蔬菜拿到市場上賣。以前的枷鎖打破了，人民的潛力釋放出來，國家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前的看法落伍了，我們要解放思想，也該幹一番事業。」

「做甚麼生意呢？像學友社、雅健體藝社能收學費嗎？你以為像開一家易通英專或辦私校一樣那麼簡單？」

梁中昀笑了起來：「當然不是，我組織體育活動多了，最近有一位好朋友，出了一點本錢，叫我合作開一家運動用品零售店，資金還欠一點。這幾年足球明星胡國雄¹退役之後，開了自己的個人體育用品店，聽說大賺，我們也可以搞一家，阿咩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合股。」

梁中昀從明星效應的成功汲取靈感，加上左派一位有營商經驗的資深「好朋友」大力游說，被打動了。籌備了幾個月，決定開一家連鎖體育用品商店，叫做「奪標」。計劃中，港九新界都有分店，灣仔的一家就給梁中昀牽頭集資經營，梁還出任該店的董事長，及「奪標」總公司的董事。

「奪標」的啟蒙

為靠近雅健以方便兩邊照應，店址選在摩利臣山道與雲西街的南洋戲院對面，也就是阿咩在九樓「學生樂園」時期夜宿乒乓球桌、晚上要「放哨保衛」的新華社旁。

「但人家的商店有胡國雄，『奪標』的名人效應在哪裡？」

梁中昀拍拍他的肩膀：「少擔心，我早就想到了。電視大紅人何守信也會是股東，還會出任總公司董事長，會在電視台和報紙的娛樂版為我們宣傳呢。」

那麼，另一位主要股東、他的那個「好朋友」又是誰？梁中昀神秘地說：「他名叫葉國華，是香島的。他拉上了同級同學何守信合作，大家全是自己人。」

1 胡國雄（1949-2015），綽號「大頭仔」，活躍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足球壇。出身於卜公青年隊，之後效力包括東昇、南華及精工三支香港本地球隊。效力精工14年期間，胡國雄共奪得逾40項錦標，由1972年至1978年被選為最佳前鋒，又曾於1979年至1982年連續4屆當選香港足球先生，在1986年退役。參考自：〈4屆足球先生喉癌折磨 一代球王胡國雄彌留〉《明報》2015年6月15日，A12版。



「奪標會」以明星宣傳代言，招收會員，紅極一時。



葉國華（前排左四）宴請一眾「六七囚徒」，在半島酒店話舊，包括阿咩（後排右三）及榮休三聯書店總經理蕭滋（前排右四）。九七後，葉曾任特首董建華的特別顧問。

這個名字，似曾相識。聽說，葉國華早年曾主持過「學友社」，也是在學界交朋友、發展康藝組織的人。梁中昀告訴他，葉國華開電腦公司，阿咩的赤柱老友——皇仁學生李繼潘，「六七暴動」出獄後也曾在他的「運科電腦」打工。葉是紅色大亨，在清水灣住別墅，「奪標」代理許多外國名牌運動用品，如 Adidas、FILA、Nike 等，保證會定期充足供貨。

「還記不記得在柴灣經營『合記』一起洗小巴的時候？」梁中昀問：「不要小看自己，我們二十歲前也創過業，做過生意的呀。」

阿咩當然記得。在「學生樂園」時期，梁中昀牽頭，組合「九樓」的老侯和阿咩，成立「合記」抹車公司。他買了個大鐵水桶、手推車，姨甥仔陳世昌協助拉客，在柴灣巴士總站旁，專接洗小巴的生意。老侯洗車頂，阿咩洗大玻璃。天寒地凍，短衫短褲，肥皂污水濕身，經歷難忘。



「六七暴動」期間，因巴士司機罷工，催生了小巴行業。圖為七十年代的柴灣巴士總站。



1969 年，非法的「九人車」，正式由政府發牌規管，變成了「十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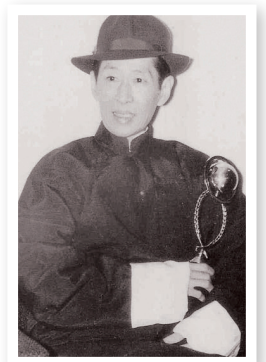
話分兩頭，那時「合記」三劍俠自詡「勞動光榮」，以體力勞動洗滌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抹車仔」賺的辛苦錢，和現在開店當「小老闆」不一樣啊。

「這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呢？」記得早幾年，「學生樂園」中樂班奏廣東小調「賽龍奪錦」，被批評為「錦標主義」。現在開店叫「奪標」，果真是路線有所改變？

阿羅又以「改革開放」，先讓一些人富起來的大道理來解釋。

「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的便是好貓。」於是，還是由梁中昀帶頭，阿咩掏出兩萬元積蓄參股，還有其他「學生樂園」的舊朋友和「雅健體藝社」的新朋友一起合伙。

開張之初，其門如市。最常來的，是住在附近永祥大廈的名伶「新馬仔」。阿咩有空也去巡鋪，尤其過年前，大年夜通宵營業，客似雲來。



名伶新馬師曾，常帶兆尊兄妹到「奪標」挑選運動服。阿咩也曾在除夕夜接待過他們。



灣仔「奪標」，在生產「紅雙喜」香煙的「南洋煙草公司」廠房改建的「南洋戲院」對面，人流興旺。六十年代初，金庸曾居戲院後面的「大公新晚」職工宿舍。戲院現址為南洋酒店。

Adidas 在香港很受歡迎，何守信做電視節目，也兼講體育，成為市民偶像。灣仔「奪標」剛剛開店，生意還可以，但漸漸存貨多，現金流少，要不斷吸收新股東來集資。原來總公司代理了多個名牌，然後分給旗下各分店銷售。阿咩和阿攞的灣仔店則是獨立經營，需承受昂貴的店租、水電、薪金等成本，還要向總公司交管理費和以現金入貨。

況且運動鞋進貨，不由阿咩等人選擇。代理規定，不同的尺碼都要購入。年輕人和中學生喜歡穿新球鞋，因此七號、八號和九號最暢銷；童裝的二號和三號，或者適合洋人尺碼的十三四號沒有人買。運動衫褲也是如此。

但根據批發合約，「奪標」卻必須每一尺碼都入貨，雖然暢銷的可多入貨一倍。這樣一來，只有尺碼適中的運動鞋、運動衫賣得出去，太大和太小的大量囤積，佔據了倉庫，也積壓了資金。

「奪標」不只賣 Adidas，還有 PUMA，也是一樣的問題。1979 年，香港雖然經濟繁榮，市民的購買力提高了，但一家體育用品專門店開在大街，成本還是頗為高昂的。

「奪標」兩年，漸見虧損，前後集資的二十萬已耗盡，再沒現金入貨出糧交租，各股東都意興闌珊，原來其他分店也面臨同樣困境。這時總公司宣佈，由於經營情況不理想，門市要全線結業。灣仔店開始全力「甩售」存貨。

這時，阿咩介紹去《文匯報》當記者、正於「文匯貿易公司」任職的老朋友區炳強聯繫他，說有一批菲律賓生產的 FILA 牌水貨針織衫，游說阿咩合股承售下來，再以傳銷方式推銷。由於不必店租人工，訂價便可以比零售店便宜，很快便賣光了，阿咩賺了兩萬元，剛好填補了在「奪標」的虧損。

經此一役，阿咩感悟：門市零售看似容易，但風險極高；反而不涉鋪租人工的批發傳銷，盈利較有保證。

「奪標」不成，反而「包尾」，鎩羽而歸。不過，做老闆的滋味卻實在好。商業活動不像教書般死板：貨物進出，打點和分類，成本核算，用一點基礎數學就可以應付。

「奪標」的經驗教訓，可說是阿咩日後從商一個很好的啟蒙。

梁中昀做生意眼光看來不怎麼樣。但他對大局的論斷，卻一點也沒錯。此時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活捉「四人幫」的華國鋒讓位給鄧小平，中共高層變換，胡耀邦和趙紫陽雙雙出台，成為鄧小平的有力助手，深入推進經濟改革，向外資開放。趙紫陽曾經營廣東和四川的農業經濟，開放小企業，而胡耀邦則號召「解放思想」，為文革時被批鬥的許多人「平反」，不但「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曾被江青「四人幫」等迫害的許多文藝作家，在胡耀邦堅持下，都恢復名譽，重新復職。

香港的左派，尤其是文化戰線，沒有了「文革時代」的那股戰鬥激情。因為羅孚等人的統戰，當年太成功，許多商界和文化學術界中人，尤其大學生，覺得文革的紅色中國魅力無限。四人幫的垮台，中國全面向右轉，羅孚等人對統戰目標朋友難以自圓其說。《七十年代》月刊的李怡，更改弦易轍，宣佈思想受震盪之下，決定脫離共產黨陣營。

李怡的出走是一件大事。他除了雜誌，之前還成立了一家「天地圖書公司」，資本來自港澳工委控制下的香港中共組織。李怡被踢出「天地圖書」，《七十年代》則以自己名義登記繼續出版，自負盈虧。

阿咩從梁中昀等人口中略知「李怡叛變」之一二，看見這份聞名知識界的灰色統戰雜誌，立場開始由「反思」轉為「反共」。阿咩這

才明白：李怡的《七十年代》和「天地圖書」不也有點像《青年樂園》、「學生樂園」，以及梁中昀的「雅健體藝社」和「奪標公司」嗎？中共的無形推手，在香港因應不同的形勢和崗位，培養不同的人才，真是漁翁撒網，滴水不漏，不著痕跡。阿咩亦感到，當年焚稿擱筆，「不當打手！不做烈士」的決定，是多麼無奈，又卻是多麼正確。

1979年，香港左派許多單位，受到鄧小平復出、全面「修正主義復辟」的影響，一概摒棄以前的白衫藍褲、毛語錄紅海洋的政治意識形態，換上西裝、T恤、牛仔褲。鄧小平在北京，連同負責港澳事務、在「文革」後復出的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會見前來「面聖」的香港左派各界，並正式告訴他們：國家已經「撥亂反正」，從前的一套極左政策，在大陸已經被鄧小平推翻，在香港再信仰下去，已經不合時宜。

香港各界被訓令要「走向市場」，許多本來靠祖國「無限量支持」的單位企業，更要開始「自負盈虧」，配合國家新形勢的需要。

連兩張左報：《文匯報》和《大公報》，雖然一向跟隨毛澤東的中共聲討資本主義萬惡制度幾十年，也相繼成立公司，在新聞的正業之外，另闢做生意的途徑。《文匯報》成立「文匯貿易公司」，《大公報》則由社長費彝民的兒子費大龍成立「濱港貿易公司」。

《文匯報》的公司一般推動港商進入大陸投資。《大公報》那家，由於費彝民人脈廣闊，竟然拉到了哈爾濱十萬八千里以外的城市來香港推廣黑龍江投資。但1979年，香港對哈爾濱所知甚少，大陸各省市後來爭相來香港招商，則是上海廣東等地近水樓台。冰天雪地的哈爾濱，雖然「目光遠大」，港人反應不太熱烈。費彝民父子想以私人名義接管《大公報》，繼續發揚光大，卻又遭新華社的中國官僚向上打報告，指出在香港幾十年來一直由私人註冊的這家報紙公司，在法律上應完全屬於中共，這是另話。

梁中昀和葉國華受到「新形勢」的啟示，下海從商。雖然對於阿咩，第一次經驗不佳，總算初嘗到大海遨遊的滋味。1980年，早年佈下的人脈伏線開始發揮作用：曾經參與「學生樂園」班組活動的曾禮賢，綽號「貓仔」，在新法書院畢業後，經阿咩介紹認識了《文匯報》的編輯吳羊璧，進入左派的「新豐廣告公司」。

■ 九樓兄弟 共創「時代」



曾禮賢（左四）是阿咩人生的「貴人」，不但替他找到私校教席，後來也共創「時代電腦」，令文青蛻變為科技商人。他的三姊和三姊夫（右二、右三）亦為「時代電腦」的「恩人」。

曾禮賢有一天打電話給阿咩，相約敘舊。原來進入左派單位，一年不到，「貓仔」覺得沒甚麼前途，儲了點錢，去了加拿大讀書數年。剛讀完大學，回到香港，想起老朋友，靈機一觸，也不如找阿咩一起做點生意。

曾禮賢在加拿大讀電腦，此刻回港，已經是電腦科技的新晉人才，正為家族經營的「彬記水喉」倉庫及門市電腦化。「貓仔」告訴他：在北美洲，早已辦公室人手一部電腦顯示屏。回到香港，發現這裡一片荒蕪，提起「電腦」，還以為是美國科幻電影裡的道具。曾禮賢提議：一起開一家電腦軟件公司（software house），由他本人設計程式，讓阿咩擔任推廣。

比起開體育用品店，阿咩覺得更是天方夜譚：「我完全不懂電腦，你也剛讀完大學，沒有實幹經驗，這家公司如何搞得起來？」

「你少擔心。我有一位新法書院的老同學叫梁德志，外號『死火德』，他在馬會的電腦部工作了一兩年。他告訴我，人家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處理投注、彩池、賠率，早已用電腦計算了。英美企業在香港，帳目計算、人事聘用，也早已經電腦化。阿咩你跟愛國單位相熟，大陸在香港有那麼多的公司，為甚麼不展開你的人事關係網，幫助祖國的企業先在香港實現電腦化，與英資美企平分天下？」

曾禮賢繼續鼓其如簧之舌：「有了梁德志的實務經驗，加上我從加拿大回來，還有你的人事脈絡，再找來曾在『學生樂園』當過編輯、後來在中文大學畢業的黃炳輝，四劍客走在一起，香港左派機構的電腦江山，我們可以全力接下來。生意做之不盡，前途一片光明。」

曾禮賢有推銷員的口才，且當年自己是頂替他哥哥在聖思定的教席，才能成為「人之患」，有恩於己。阿咩於是一拍桌子，決定再度下海。電腦比起運動鞋，畢竟是新科技、新時代的新產品。

運動鞋屬於過去和現在，電腦卻屬於未來。

四人瞬即碰面，註冊成立公司，命名「時代電腦」，英文則為Trend Computer，寄望於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你是大哥，也是我們的良師，」曾禮賢說，「我們在後面提供技術，還是要阿咩你在前方衝鋒陷陣。只要找到一個肯接受我們去推

廣的愛國單位，就抬一部電腦親自示範。半小時內，讓他們知道世界進步了，我們要他丟掉桌上的算盤，改用美國人的電腦。」

到哪裡去找顧客？阿咩左思右想，找《新晚報》的羅孚？一眾文人還是爬格子動物，並不合適。反而母親多年任職的招商局，主管輪船貨運，一定有一個複雜的市場供應網，招商局應該是最合適的第一潛在顧客。

回家與母親一商量，母親大表支持。了解之下，才發現招商局的「老頂」——北京的交通部，還未電腦化。而且，豈只招商局，連「外貿部」轄下香港華潤名下的各大國貨公司，也沒有一部電腦。相反，怡和、太古、英之傑、捷和洋行等英資企業，招聘海外留學人才，早已電腦化管理，有些還對外承包電腦工程。母親答應向招商局領導反映，找上最高級的董事長元老親自去談。但招商局是國家直轄大企業，讓阿咩幾個年輕人殺進去，門禁森嚴，又無成功例子，一時還不是易事。阿咩心想，不熟不做，不如找近水樓台的朋友，由易入難。



時代電腦有限公司
TREND COMPUTER SERVICES CO., LTD.

1980年成立的時代電腦，成為英殖香港「紅色經濟圈」內首屈一指的 software house，啟動了「左派社團」和駐港中資機構的「電腦化」。



曾禮賢父曾彬創辦的「彬記水喉」，從灣仔地鋪，發展至在主板上市的「彬記國際」。創業後的「時代電腦」，第一個項目就是任彬記的工程顧問，率先在港為水喉業界推行電腦化。

這一下，想到幾年來帶學生團北上、經常接觸旅行社，發現香港左派因應鄧小平復出「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也紛紛開闢市場，各單位謀求變身。從前帶隊，由中國旅行社辦理交通。聽說左派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在「中旅」這個長期的「阿爺國企」外，另行成立了「華南旅行社」，屬工聯會名下，除了向香港同胞、工人群眾，通過旅遊認識祖國，還可以發展自己的小生意，創造收入。

「改革開放」之後，香港人對大陸的恐懼減少，港商開始去廣東投資設廠，旅行社的業務增加。工聯會「華南旅行社」，不搞硬性的「紅色旅遊」，沒有韶山、井岡山和延安，只有七星岩、香蜜湖和頤和園。也不滲入政治宣傳、不必標榜「認識祖國」，不搞補貼，自負盈虧，純粹商業市場化經營。

阿咩決定善用從前手上的幾條線，除了旅行社，也進一步探討母親任職的招商局，和從前《青年樂園》的幾位長輩如總編輯陳序臻。

原來李廣明社長在七十年代末已返回廣州，在暨南大學華僑研究室當主任，其夫人也當上了大學的學生事務長。而已轉到工聯會當秘書的陳序臻看見阿咩，十分高興，對這昔日的派報員樂意幫忙：「既然要發展電腦，不要找小單位，要找大集團。」

陳序臻滔滔而談，幾年不見，不再講《青年樂園》時代的革命社會理論，資本主義制度如何腐朽，也一字不再提。他猶如一位企業顧問：「工聯會成立了一個華南旅行社，負責人叫陳勁恆，我們稱他陳勁，他也是工聯會秘書，你可找他幫忙。」

記得七十年代初上馬頭圍道工聯會，主要是找「回國學習班」的負責人劉謙，因他代表工人，而阿咩則代表「官津補私」學生。在廣州開會期間，還是阿咩學會抽煙的「恩師」。與陳勁碰過面，但交談不多。他是曾為愛國「犧牲」的培僑校友，也是工聯會內備受敬重的六七少年英雄。

依陳序臻言到旺角信和中心六樓見陳勁，向他介紹電腦化的需要和好處：華南已是一家正規的旅行社，跟以往的工人學生參觀團很不一樣。現在公開招客，既有工會包團，也有眾多散客報名，會有很多旅行線路和旅客資料需要處理。當時還沒有 Microsoft Windows、Office、PC 和 Internet 之類的，電腦軟件都得度身訂造。一個主機，接上顯示器，用一個內聯網，就可以同時收客，並且把各分社的資料互通。

陳勁有眼光、才智兼備。時代不同了，以前「抗暴」種種，一句不提。聽過介紹，立即感興趣，相談甚歡。

幾天後陳序臻致電轉告：陳勁很欣賞你，得知你曾經帶過學生團北上，對旅遊的工作有一定認識，與僑社、中旅社、接待辦和工會等都熟，所以想請你去幫他忙。而且，你的老朋友、工會旅遊的首任掌門人劉謙，也極力推薦你呢！

陳序臻告訴他，工聯會秘書陳勁想把更多時間用來培養青年幹部，如鄭耀棠、譚耀宗、張明敏等，華南旅行社的日常瑣碎工作須找人接手。他發覺眼前官校出身、又經牢獄考驗的這個「書生」，可以勝任。

頓感啼笑皆非的阿咩說：「我只想賣他電腦，教他們操作以讓華南旅行社電腦化。現在竟然叫我過來打工，這豈不是拉媒人婆上轎嗎？」

陳序臻說：「這是個好機會。難道你想一輩子教書？」

在英文書院教了近八年，已屬幸運。自己未有大學學位，卻教會考班。且有案底，每年到教育司署申請為臨時教師，都有所不安，不知何時會被揭發。思前想後，再去見陳勁。

陳勁高興地說：「第一、華南旅行社是工聯會的，賺的錢都是給工會，所以這份工作很有意義。第二、現在離 1997 只有十幾年，估計

中英雙方要就此事談判，我們已開始醞釀，要讓更多市民大眾回國內參觀學習。第三、做生不如做熟，這裡還有許多你過去的老友，『洋務』的林發、『政軍醫』的盧燦雄等，都曾是你赤柱的戰友。」

「那我朋友『時代電腦』提出的計劃呢？」

陳勁說：「你若願意，以後就是負責人，一切可以由你決定。況且電腦化是大勢所趨，旅行社現在專業化經營，我們二十萬工會會員，已經是旅行社很紮實的基本盤。以後更對香港一般市民大眾開放，加上你引進的電腦，旅行社豈有不賺錢的道理？中旅社是國營公司，阿爺派來的人，根本不熟悉香港市場。以後在香港大展拳腳，還是要靠我們。若你來華南旅行社，你將是董事副總經理，董事局很簡單，董事長就是我，另一個叫余卓勝，來自『五金工會』，是做工業貿易的，大陸門路很多。還有一個譚耀宗，是百職工會到工聯會工作的，負責工人俱樂部，也開辦了業餘進修中心，他外校畢業，懂點英文，原在先施公司櫥窗陳列部負責設計工作，現一家人住在我們火車站紅磡的職工宿舍。另一個就是你了，你專責旅遊和旅行團業務。至於外賓和外遊部份，讓譚耀宗的弟弟譚啟安負責，他也是副總經理，你主責中國國內旅遊，這可是佔了華南旅行社最核心的部份，預算每年要組織萬多兩萬工人和市民回國參觀。」

陳勁的大氣派令阿咩大開眼界。和工農結合、為勞苦大眾服務，不是自己青少年時的理想嗎？現在原來工聯會真的有能力，千千萬萬群眾可以通過遊山玩水認識祖國，不也是自己曾經的實踐嗎？不過當年以學生為主，現在是工人民眾，恰似從小溪到了大海。

興奮的阿咩盤算著：在萃華教了近四年書，薪金滿意，與校長同事感情好，學生雖也調皮，卻沒有聖思定那般頑劣，且成績不錯，數學會考及格率在七成以上，自己建立了名氣。但當一輩子教書先生？已到而立之年，人生應有新的挑戰。若轉來華南旅行社，當了副總，

既可進入旅遊業，剛一手創立的「時代電腦」的第一筆生意，就在眼前。

猶豫間，阿咩想到工資。陳勁給了令他十分失望的答案：三千元。阿咩不敢相信：「陳先生，我在萃華任教的是會考班，每學期只從九月教到四月，七八月是暑假，學生會考期間，五六月還到其他班級代課，會另有收入，批改會考卷監考也有錢，平均每個月有一萬元，比一些官津校教師收入還高。」

陳勁不敢相信。只無奈地說：「我們是為工人服務的，三千已是全公司最高的，我這個總經理，也只有二千六百罷了。」

阿咩唯有說，會回去好好考慮，況且要監考、巡堂、改會考卷、代課等等，最快也要六月底才能請辭。

這是阿咩人生中一大抉擇，足足考慮了三個月，期間他與「時代電腦」的其他三名合股人商量，到底要不要接受華南旅行社的職位？三「損友」自然一致慫恿他去。「一定要去啊，這樣我們也成為第一批香港左派機構進行電腦化的先鋒了。」

有點被「出賣」感覺的阿咩只好「眾望所歸」，但他對三位老友說，如果「過檔」華南，便不能有「時代」的股份在名下，以免有利益衝突。於是當下大家同意把阿咩的股份拆散給其餘三人，黃炳輝代持多些，因他是「時代」董事長，阿咩則做影子股東。三人並承諾，阿咩甚麼時候離開華南，便恢復他在時代創始股東的身份，對這些「學生樂園」的老友，阿咩一點也不擔心，當然信以為真。

阿咩再次諮詢陳序臻。陳序臻語重心長：「你還是答應吧，我已進了工聯會，希望你也考慮進入工聯會的事業單位，集中搞經濟，為工人服務。」見阿咩猶豫再三，他長嘆一聲，說：「左派組織有一項傳統，就是對坐過敵人牢的人都不會百分百信任，再想搞政治，是沒有前途的。你明白嗎？」

阿咩大為震驚！此等階段性的過橋抽板政策，雖以前聽過，半信半疑。

如今是從自己信任的「老領導」明確提醒，令他聯想到當年革命時期，許多在所謂白區工作過或三四十年代關進過國民黨監獄的人，因為「組織」在外，獄中狀況無法掌握，難以確保有沒有被敵方影響思想，甚至釋放之後再派回「反潛伏」。為安全計，這些人出獄後自然得不到絕對信任，有些在解放後還被打成叛徒，鬱鬱而終。

從中共的實用主義看來，自己只是機器中的某時候需要的一顆螺絲釘而已。「學生樂園」結束，隨即便要自尋生計。原址「九樓」，即使改組成「雅健」，亦要讓給工人階級出身、在 1967 年幸免入獄的老同學梁中昀。自己的社會網絡，既然幾乎全部在左派圈，倒不如就先由工人機構展開商業運作，也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況且這也是為工人服務，符合一貫信仰。

反覆思量，下定決心，1981 年 7 月，阿咩加入華南旅行社，任職董事副總經理，月薪三千。告別平均月入萬元的私校數學教師生涯，轉職旅遊業。並在陳勁等董事的同意下，簽協議令自己創辦的「時代電腦」為華南旅行社實現電腦化。算是一舉兩得。

■ 踏進「紅色經濟圈」

華南旅行社還答允以兩千元月租，讓「時代」租用旗下灣仔分社的兩張寫字枱辦公，此前都只在曾禮賢和黃炳輝家中工作。

一年不到，華南實現電腦化了，數間分社用 Modem 內聯網，成為全港首家電腦化的左派機構，以及專營中國旅行團的旅行社電腦系統。四十年後，阿咩得知，其參與設計的旅行團軟件，並未隨華南在

千禧年的結業而消失，現仍佔主營旅行團的香港旅行社市佔率八成以上，用家包括東瀛遊、縱橫遊等，世事奇妙。

「時代」從此起飛，由曾禮賢和黃炳輝乘勝追擊，與工聯會磋商為工人俱樂部和業餘進修中心電腦化事宜。工人俱樂部名下「業餘進修中心」的負責人就是譚耀宗，雙方洽談順利之後，譚耀宗突然對阿咩說：「老闆想見你。」

原來「老闆」，就是指工聯會會長楊光。

楊光在工人俱樂部會長辦公室接見阿咩，譚耀宗識趣的退場，並把門關上。「光叔」一臉認真問：「楊仔，安裝電腦，教咗工人玩依家嘢，得唔得㗎？」



1967 年，港督府前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右中持稿者）出任了「各界鬥委會」主任，領導「反英抗暴」。



2001年，首任特首董建華（左）於「禮賓府」內向楊光（右）頒發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表揚其對香港勞工運動的貢獻。因他曾為「六七暴動」領袖，引起極大爭議。

阿咩解釋，編程人員都是從外國回來的電腦專業人才，早為華南旅行社安裝軟件。楊光笑了笑，似覺阿咩覺悟不高，說：「楊仔，我不是說他們的技術，而是問他們政治上可靠不可靠，這才是大問題。為工聯會安裝電腦，可能會泄露很多會員和活動的機密，若因而令我們被台灣或英美監控，那就很麻煩了。」

楊光收起笑容：「我身為會長，要考慮的第一個問題，不是你們的價格或技術，而是政治可靠與否，這是安全問題。」

阿咩恍然大悟，原來「光叔」「得唔得」的真正意思如此，於是拍了拍胸膛說：「會長大可放心，為你們安裝電腦的人，全都是我們以前《新晚報》『學生樂園』的骨幹分子。學生時代開始，跟隨了我十多年了，都是愛國青年。『時代』的董事長黃炳輝的爸爸是太古

工會會員，曾禮賢則曾在新豐廣告公司工作，後來到加拿大進修，回來為家族水喉公司電腦化。這些人，我可以向會長保證，政治忠誠可靠，絕不會把你們的機密泄露給台灣或英美，請放心。」

楊光舒了一口氣，拍拍阿咩的肩膊說：「楊仔，咁我唯有信你了。你回去就著手做，我們工聯會的電腦化是很重要的一步，記住：一定要交給自己人。」

阿咩便回去對三位股東報告喜訊，並叮囑他們一定不能辜負楊光會長的信任。

工聯會和工人俱樂部等機構的電腦化於此開啟了，作價五十萬，其中三十五萬是用來購買IBM的主機，剩下的十五萬則是三個股東和員工的工資。設計安裝用了近一年，公司其實等於沒賺到錢，但賺到經驗和聲譽，阿咩更覺為香港工人組織電腦化作出貢獻，內心非常滿足，非錢能衡量。



圖為土瓜灣工人俱樂部。時任工聯會工人俱樂部主任的譚耀宗，是工聯「電腦化」的堅定支持者。「時代電腦」曾在「工俱」內搞了電腦展覽會，吸引了「紅色經濟圈」的人來「取經」，包括華潤屬下的五豐行。



在PC、Internet、Windows未流行的年代，「時代電腦」在「紅色經濟圈」中「電腦化」，用的都是美國製造的櫃式主機，主要為IBM、Honeywell、TI等，而軟件則由自己的技術團隊為客戶度身訂做。

為工聯會安裝美國生產的 IBM 電腦主機，會不會被美國人滲入取料？到今日也無法保證，當年更不可能憑三個「愛國青年」打保票。一來三人急於開展業務，二來當年全世界只有美國能生產優質櫃式電腦，不是 IBM、Honeywell，就是 TI（德州儀器），根本沒有選擇。而個人電腦（PC），和互聯網（Internet）的年代，還未來到英殖香港，更未入「竹幕」大陸。

當時香港電腦化企業俱是外資，如太古、英之傑、渣甸等，中資企業為了「國家安全」，不大可能跟他們合作。如此香港愛國機構中資企業第一代的電腦化，便可由「蚊型」民間公司「時代」創造歷史了。



銅鑼灣中國國貨公司（上圖右上方）的「電腦化」，由「時代電腦」承包，中僑國貨（下圖）、裕華國貨緊隨其後。國貨公司電腦化，用的是美國人的櫃式主機，香港人「度身做」的軟件。

工聯會開始了電腦化，對其他左派機構構成了「良性帶動」，其他本地中資機構慕名要求仿效。近水樓台，阿咩母親何玉清便向任職招商局的董事長袁庚提出建議，並帶阿咩去拜會這位昔日東江縱隊的抗日戰士。袁庚很快同意，由曾在「反英抗暴」中入獄的「招商子弟」阿咩做，當然放心，把招商水運的電腦化工程交了給「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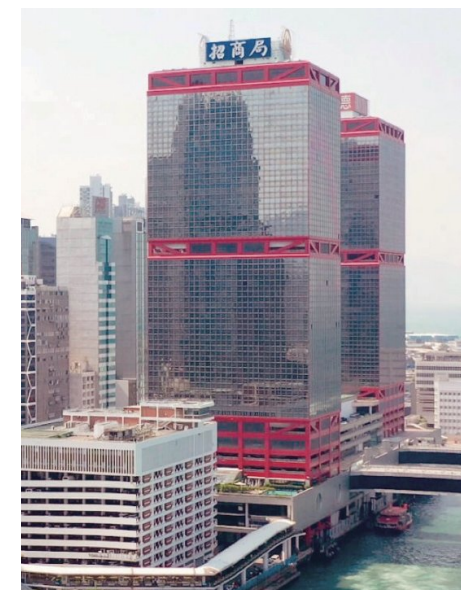
香港招商局電腦化了，而北京交通部卻沒有。華潤旗下的中國國貨公司及相關的裕華、中僑等，也相繼引進電腦。然後，中資周邊的關係公司如東方紅藥業、新紀元影音等。從敲門求售，到找上門來，「時代電腦」是當年唯一一家在「紅色經濟圈」內的軟件公司。



輪船招商局（現稱招商局）由大清帝國李鴻章於 1872 年在上海外灘 9 號創立，時為中國晚清的洋務運動。



1950 年 1 月 15 日，香港招商局宣佈起義，升起五星紅旗。



招商局現址，由於直屬北京，成為央企。

再陷情關

1980年，阿咩已屆而立之年。經歷長輩揶揄助長而無疾而終的初戀，他覺得人生應該進入另一階段。香港誘惑處處。雖然，有幾次都幾乎忍不住，想找來鳳姐「破處」，但自少年時，便樹立的革命戀愛觀，和道德觀，每每在「一樓一」樓下徘徊多時，始終拿不出勇氣。在樓下踟躕，思想鬥爭之後，都是乘興而來，沮喪而返。

B小姐，適時闖進了他的心扉。

B小姐是「雅健」社友，由中四開始，阿咩便替她義務補習，一直視作妹妹。直至她中六畢業，不打算升學，要找工作，阿咩便介紹她到母親的公司工作。

原來，當時母親何玉清，已從招商局退休，前後服務了二十多年，升至招商水運總經理，才獲發了十六萬退休金。

此時，另一位已退休的老上司王德潤，建議與她合組公司。於是，一個上海聖約翰大學，加上香港嘉諾撒聖心書院的航運達人，拿著不算多的退休金，在上環創辦了一家叫「朝聯」的小型航運公司，專營「舊東家」不做的小型貨運，時逢改革開放，倒也生意興隆。

漸漸，阿咩發覺自己對B小姐的感情起了變化。

如今亭亭玉立的B小姐，已是讓他春心蕩漾的美少女。此時，正好期望結束王老五生涯，感情要再進一步，該是順理成章吧。

誰知，B小姐聽完他的表白，一臉驚訝，說一直只視阿咩為大哥哥，無法接受突然就變成另一種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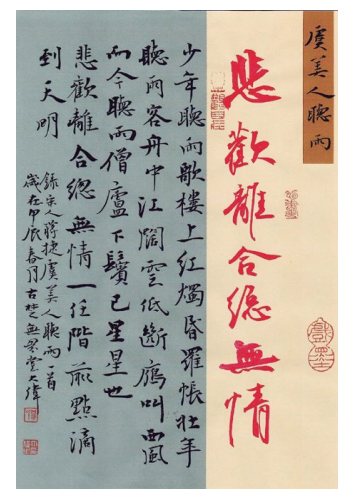
冷水淋頭，心靈嚴重受創：為何往日總愛粘著自己、彼此可以無所不談，現在竟然拒絕自己的示愛？

阿咩被拒愛的瘀事，竟傳到當年在補習班的另一個女孩C小姐。

C是個很純良、很有才情的女孩。她安慰沮喪的阿咩，還寄詩鼓勵，希望他能從痛苦中解放出來。



B小姐下雨不打傘的倔強性格，令阿咩心生愛慕。《傘子的故事》，是一封不自覺的情書。



圖為C小姐當年的贈詩，今天鬢已星星的主角仍感念在心。

C小姐對自己的關懷，出於愛慕，或傾慕。不過，自己應否接受呢？猶豫間，他做了人生中最愚蠢的一件事。

阿咩竟然再去找B小姐，面對面問：「我是喜歡你的，但你拒絕了我。現在，我想與C小姐發展。不過，我仍要最後問你一次，會不會給我一次機會？」

B小姐托著腮，不置可否。阿咩無奈：「你回去好好考慮，再答覆我。」

B小姐反應冷淡。既曾經拒絕過自己一次，阿咩也不抱太大希望。誰知過了幾天，B小姐竟然來找他，更告訴他：「好，我給你一個機會。」

阿咩聽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夙願得償，終於可以與

從零開始

阿咩到工聯會華南旅行社工作，兄弟班的「時代電腦」大為成功。而在「時代電腦」投資失當、面臨危機之際，又借華南旅行社的關係，談了雲南金龍飯店的項目，引入了一池春水，解決了危機。一切似乎證明了到工聯會的決定是對的，到任後也似乎一帆風順。



1974年冬，數學教師阿咩義務帶領學生團，在省接待辦「同志」全陪下，坐一日一夜火車到山西「農業學大寨」，-25℃，在黃土高坡住窯洞、睡熱炕，到農民副總理陳永貴家中作客。蘇桑如同學（右一）後成專上學聯中學生組主席。



睡完山西窯洞，終於進京住進華僑大廈（建國10周年北京十大建築之一）。可惜沒有熱水供應，一眾團友只得高唱愛國歌曲，在嚴寒下沖凍水涼。

然而，1981年7月初上班，阿咩仿若坐冷板凳，「熟人」並無「親切關懷協助」。本以為陳勁等工聯會「領導」，會感激他肯放棄萬元月薪，來為工人服務。來自政軍醫工會、同是赤柱「戰友」盧燦鴻還好，他是負責省內旅遊的經理，業務出色，大家有說有笑。至於另一副總經理、來自洋務工會的林發，也是赤柱「戰友」，雖現在見了面，但除了點點頭，並無交集。

可能他們風聞陳勁要自己接任總經理，以外人身份「空降」高位，頓覺威脅和失意？幾年後林發果然離開華南，似乎印證了當日的猜想。上班幾天了，依然沒人來跟他交代，阿咩只好去找陳勁，說：「可否找人教教我，應該怎麼去開展工作？」

終於，來了譚耀宗的弟弟譚啟安。譚啟安本來也跟哥哥在先施公司任職，女裝部的男部長不知甚麼原因，派這位俊俏「小鮮肉」駐絲襪櫃位。七十年代末，譚耀宗進了工聯會，不久譚啟安也進了華南旅

行社，職級是副總經理。雖然職銜比阿咩少了「董事」兩個字，但交遊廣闊、經驗豐富。他專程到彌敦道信和中心阿咩的辦公室，傾囊相授，為阿咩上了啟蒙的一課。

譚啟安甫坐下來，便畫了一個很大的圖表，羅列出可以透過華南組團的幾十個香港工會，除「紡織染」、「洋務」外，還有聞所未聞的「象牙工會」、「雨傘工會」等。

見阿咩一面疑惑，便解釋說，華南除了登廣告招客外，主要還是為工會組團。工聯會各屬會共有二十萬會員，這些俱是華南的「基本盤」。

「有了這些基本盤，華南冇得輸！」譚啟安笑著說。「楊仔，我岳父也是你赤柱『戰友』呀！他是太古工會的，上工會吃飯時被拉的。」二人大笑。



1982年4月26日，景星旅遊的尹樂富，在廣州東方賓館與高采烈地告知，他幸運地候補了飛往桂林的機位，要趕赴白雲機場。誰知趕上的是空難，一別永訣。同機共有五十二位港人罹難，包括香港無線電視藝人麥大成。當年阿咩公幹到桂林，特在桂林機場拍照留念，向為中國旅遊「拓荒者」尹樂富致敬。



在陳勁的領導下，兩位華南副總成為最佳拍檔。譚啟安除主管外遊團、外賓團外，並代表華南參與創立「香港中國旅遊協會」，成為副理事長，後又出任「香港旅遊業議會」秘書長。譚啟安在阿咩甲子壽辰上說，「阿楊是教數的，他在華南的中國團有賺有賠，冇得輸。」





1948年工聯會在英殖香港成立，「一大」掛的是國父孫中山照片，中華民國國旗；1950年，工聯會的「三大」在加路連山孔聖堂舉行，掛的則是孫中山、毛澤東二位領袖的畫像，旗幟也改掛五星紅旗。

[illegible]

1925年在廣東成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1967年6月中和7月底，一個半月內，從北京兩次通過中國銀行匯款到港共二千萬港元，支援工聯會／各界鬥委會領導「反反抗暴」的「港九工人大罷工」。在文革期間，對外匯短缺的二千萬港元是個天文數字，聽說這筆俗稱「罷工費」，要周恩來總理特批。



華南的廣東省內線，包括七星岩、惠州西湖等。但最賺錢的，要算是由「老細」陳勁首創、始自 1980 年香港獨家的北京團。一架包機來回費用十多萬，通過香港中國民航向廣州民航局租用，是舊式波音 707，一百四十七個座位，每程來回若有七成客滿便有錢賺。譚啟安叮囑阿咩，必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七天或六天對飛，確保架架滿座。

阿咩頓覺壓力很大，但又覺刺激非常。

「到了北京，哪個單位會來接待？」

於是譚啟安又畫了另一個表，就是接待單位的關係圖。

「中華全國總工會轄下有各省市的總工會，這些總工會的『國際部』專門招待境外人士，包括港澳同胞，負責租車、安排膳食、住宿、地陪和導遊。北京，當然由北京市總工會接待，國際部長涂光達、接待員陶桂蘭，你必須打好關係。」譚啟安拍拍阿咩的肩膀。

住宿總參謀部的招待所京東賓館，在東直門南小街海運倉，有解放軍駐紮，不對外開放。總參把接待香港工人旅遊團看作政治任務，收費便宜。其他旅行社，包括中旅，都難以競爭。



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誓作香港爱国同胞强大后盾

首都十万群众集会愤怒声讨港英当局暴行

周恩来陈伯达等同志和在京的各国无产阶级战士和反帝革命战士出席大会

大会严正指出：港英当局妄想用暴力遏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破坏香港爱国同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是愚蠢到极点，野蛮到极点。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香港爱国同胞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谁胆敢反对，就打倒谁！

[illegible]

譚啟安說，除了香港北京直航包機團，也有火車團，要阿咩記住幾個要點：一、若從香港直飛，一定要包機，才能賺錢。如從廣州飛就一定要訂好機位，特別是春節前後，還要安排好從香港到廣州的交通。二、一定要與地方接待單位即各地的工會打好關係，因為接待費是他們定的，關係好，才能拿到好價錢。

然後，譚啟安在這表上，再加了各地接待單位的負責人，囑阿咩一一拜會，建立「關係」。

他還笑瞇瞇地說：「公司安排了兩個人跟你：省外線是尹偉東，省內線是你赤柱老友盧燦鴻。以後計劃部、領隊等，都歸你管。華南有無錢出糧、發獎金、上繳工聯，都看你了。」

二人詳談了兩個小時，「兩表」之恩，沒齒難忘。

阿咩開始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各地去拜訪上游接待單位，也親身參加旅行社計劃部會議。各工會會派代表出席，報告他們在甚麼時段需要甚麼團，然後由旅行社協調、拼團。

當年負責工會旅遊部的，有「百職工會」的陳婉嫻、「牛奶工會」的王國興，後來成了特區立法會選舉的票后、票王，當了尊貴的議員。

陳勁也經常帶著阿咩，去告羅士打行（現置地廣場）香港中國民航辦事處，和謝靜吾經理相談包機事宜。謝經理曾參與 1949 年 11 月的「兩航起義」，是個歷史人物。

不久，阿咩便獨當一面，不時到全國各地拉關係、談業務。根據陳勁、譚啟安的提示，在大陸，首要是搞好「關係」。但要搞好「關係」，就必須予人「好處」。



「票王」王國興，八十年代是牛奶工會旅遊部負責人，因牛奶工會會員不多，阿咩常勸他可與其他工會拼團，方便成行。（圖為九七前王主持研討會，左為陳毓祥，右為程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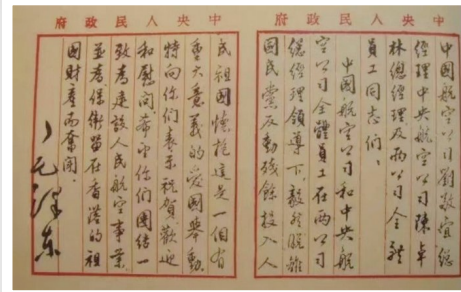


工聯會「票后」陳婉嫻，八十年代是「百職工會」旅遊部負責人，侍母至孝的「嫻姐」得悉阿咩聘木匠工會裝修的結婚新居設計出色，親身上門參考，為母親裝修新居。



(上圖) 1947年加入「中央航空公司」的謝靜吾是二千名「兩航起義」人員之一。八十年代，他任職香港「中國民航公司」總經理。華南的包機合同商談和簽約，都要找他。

(右圖) 1949年11月9日，原屬國民黨政府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員工在香港駕駛飛機從啟德機場飛回大陸。事件結果，十二架飛機成功飛抵天津和北京，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歡迎和慰問。



一九八〇年，華南組織香港至北京直航包機團，在本港旅遊事業發展史上，寫下新的篇章。



1980年成立的華南旅行社以北京直航包機團起家，後擴展到華東——上海、杭州、南京——的直航包機團。在港京、港滬等班機開通之前，幾乎壟斷了香港的「中國遊」市場。圖為團章設計，是一架開心的客機。

「我們工聯會是做群眾工作的窮單位，對方也是工會、民航、軍隊系統，賺了錢都上繳國家。國家需要外匯，所以我們是他們的創匯大戶。我們賺到的，也是工會的，還是『講意義』為主。給『好處』，也要小心行事，千萬不能出亂子。」

那時內地的官員還比較純品，沒怎麼貪污，不會伸手要禮要錢，上頭監管也很嚴密。但阿咩偶需請他們摸摸酒杯底，送禮也會講技巧，煙不能整條送出去，要拿一包出來抽出一根，剩下的送給對方。酒也一樣，都要開瓶了倒出一點算是喝過的，拿回家，那就不算送禮了。

此時左派各界有能力的、有機會的都紛紛下海「營商」。1967年宣揚的「打倒英帝、解放香港、埋葬香港的資本主義」，種種豪情口號，此刻全部蒸發，也無人記得。毛澤東身死、四人幫覆滅、鄧小平復出，香港左派在一陣困惑、尷尬、忙亂之中，若無其事地脫下白衫藍褲，換上西裝，向西方資本家「打躬作揖」。



「中國民航」位於現在「置地廣場」的原「告羅士打酒店」地下。三十歲的阿咩，從出入土瓜灣、筲箕灣的數學教師，變成出入中環的旅行社經理了。

阿咩本來是「根正」而「苗不紅」。「根正」：母親何玉清左傾，嚮往共產主義，在中共的招商局工作。「苗不紅」：母親何家卻又是廣州老牌資本家；祖父楊依平是廣州十三行的買辦，勾結帝國主義的「洋奴」身份明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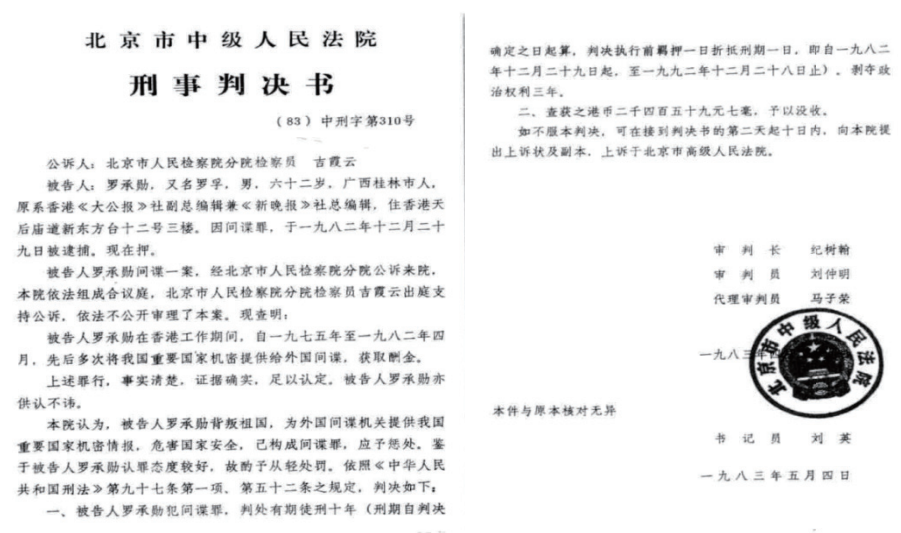
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自己會否因左右不逢源而方向錯亂？

共產主義思想的「紅」，在「批托」的二十萬字書稿焚毀後，彷彿隨著少年青春而埋葬。資本主義的「黑」，此時登場。告別《毛語錄》和《資本論》，擁抱自由市場和阿當史密斯的《原富論》，生來的另一系列基因密碼此刻甦醒過來，如花蕾向陽光綻放。昔日一顆紅心，現在也化為滿腔「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金銀商業豪情。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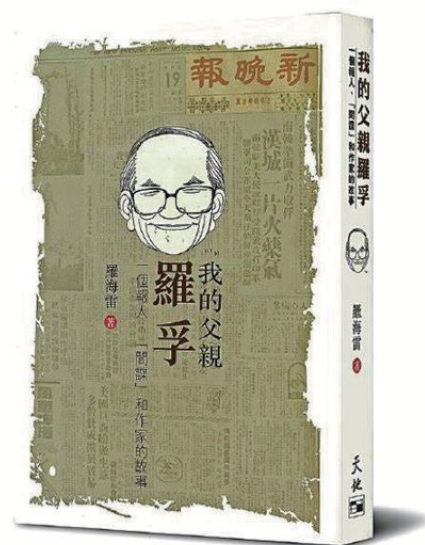
這位三上三落的人物一言九鼎，扭轉乾坤，將 1976 年之前全體中國人以為理所當然的那套紅色宗教意識形態全盤推翻。全國人民思想急速轉向，摒棄共產，擁抱資本主義，至少是他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毛澤東一度批判的「修正主義」。

劉少奇因提倡少量市場化而獲罪，最後死於獄中。文革落幕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卻打不倒短小命硬的鄧小平，後來神龜型的他更將中國帶向另一條路，也影響了世界。1967 年進赤柱監獄，像是「根正」帶來的詛咒。時代巨輪向前，國家機器轉向，個人命運也似乎隨之而改變，甚至逆轉。沒料到，阿咩的伯樂、《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竟捲進了一個巨大的政治漩渦。

1982 年，羅孚因被中共指為美國間諜而被捕，被北京法院，判刑十年，結果在北京軟禁。吊詭的是，羅孚長子羅海星「巧合地」獲香港貿易發展局聘任為駐北京代表。羅海星時時需往來京港兩地，在北京時便順道探望父親。



上圖為 1983 年 5 月 4 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被稱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宗「中美間諜案」的「羅孚案」轟動海內外，對香港左派陣營衝擊巨大，「恩師」竟成「間諜」？阿咩至今仍覺匪夷所思。



羅孚幼子海雷在《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一書中，紀錄了羅孚率兒女海沙和海曼，在 1967 年 11 月從家居東方台到鄰近的底理羅士女子中學校舍，外牆寫「反英抗暴」口號，擺放「假炸彈」，並致電報警一事。十二天後，底理羅士十四女生「巧合地」於校園被捕。

此時羅孚雖已失去自由，但尚可在家中看書寫作，也可在中共監視之下出門會友。對於這位老前輩，阿咩感慨萬千：曾經諄諄善誘、指導自己與殖民主義資本主義鬥爭的這位老上司、教導自己愛國的長輩，今日竟然成為共產黨的「階下囚」？長子卻為港英「重用」，阿咩懷著無數的問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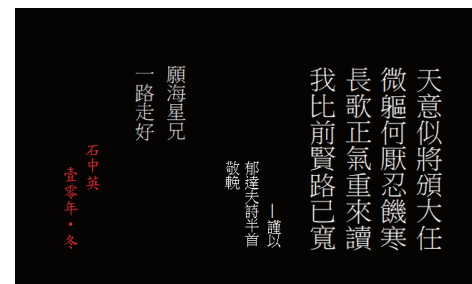
當時北京香港並沒有班機服務，市場上只有華南的京港包機，海星每次上京，都找阿咩「搞掂」。儘管，包機規定不能賣散票，但阿咩巧妙地把機票連京東酒店住宿，當作旅行團散客處理，海星便可跟包機來回。

阿咩一直渴望探訪被軟禁的恩師。誰知一提出，馬上被海星強烈勸阻：「為你好，千萬不要去，去了你會有大麻煩。」海星又用了半小時細數利害。未能探望羅孚的這份內疚，阿咩直到接受羅家邀請，主持了2014年的羅孚追思會，才得以釋懷。

短短二十年，天翻地覆。甚麼是對，甚麼是錯？何者為黑，何者為白？真令人無語問蒼天。



羅孚在京「軟禁」了十年。長子海星（左二）則被判囚在粵北監獄五年，後患上了「白血病」。其妻周蜜蜜（右一）在自傳《亂世孤魂》中紀錄了她倆如何從廣州走到倫敦唐寧街十號，會晤曾呼籲釋放海星的英國首相馬卓安（中）。



對俠義為仁的海星早逝，阿咩傷心欲絕，礙於身處外地，不能親自到靈堂送別，特以郁達夫詩半首致送祭帳，以寄哀思。

1982年，戴卓爾夫人訪京，與鄧小平會談改寫新界租約期限的問題。原來根據清政府1898年所簽署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列明只向英國租借新界及離島九十九年，1997年正是期限。戴卓爾剛在福克蘭（Falkland Islands）戰爭取勝，聽了外交部的「中國通」，加上香港滙豐、怡和大班的壓力，覺得中國一定需要香港這隻生金蛋的鵝：學習企業管理、市場經濟之道，但豈知會談氣氛惡劣。鄧小平、王震、陳雲、李先念等中共革命老人，是一眾民族主義者。他們宣稱「決不做李鴻章」。毛澤東「解放」中國，鄧小平若收回香港，「洗雪國恥」，身後的「歷史功績」，總算有所交代。

從1981年到1987年底，阿咩主理的華南旅行社中國旅遊業務，經常都能做兩萬旅客、兩億生意，利潤最高峰的一年達到一千萬。阿咩感恩在《新晚報·學生樂園》時被委派組織學生北上參觀學習團，積累了經驗；加上長於數學，成本等計算準確。

生意急速擴大，其實是借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市民大眾增加了好奇心，想到祖國遊山玩水、了解國情。華南是以香港工聯會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轄下各省市總工會為「經」、工聯會名下的華南旅行社搭通全國旅遊局為「緯」。

「廣東省港澳同胞接待辦公室」的前身，是 1967 年設立的「支援香港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此時也搖身一變，迎接鄧小平「四個現代化」，「支港」變為了「接待辦」。

「接待辦」主任「大陳」是身形肥胖、頭髮微禿而和藹的中年人。大陳、香港的吳康民和《青年樂園》社長李廣明，都是當年廣州左傾地下組織「高教聯」的學生領袖。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內戰正酣之際，「高教聯」支持共產黨，迎接「解放」。任務完成後，吳康民和李廣明都到了香港，吳康民入了培僑教化學，李廣明到了另一間左派的思明學校任教，只有大陳留在廣州。

共產黨的人事佈局，組織結構，上下五十載，縱橫九千里，原來每用一個人、挪一著棋，都有極其微妙而長遠的伏筆考慮。阿咩南北穿梭，卻也悟通：原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的文化工作，北有羅孚、藍真、廖一原等，南有吳康民、李廣明、陳序臻等；商界有費彝民、霍英東，工人階級有楊光、潘江偉等。其中的讀書會、《青年樂園》和《新晚報》的文藝副刊等，都是這張大網裡的幾個網眼。而阿咩因為命運的推使，茫然誤墮網中。

此一旅遊網絡接通，也成為阿咩投入中國商海的無限坐標。中國官場一旦訊號上下傳達，則四面的雷達打開，八方人事也隨即暢通。各條戰線在這個宏大的坐標上，錯綜成龐大的關係網。每個面連結著每一條線，而每條線兩端的每一點，都收到無形的指示。不論在鬥爭，還是建設時期，總之在適當時候、適當地方，自然有適當的官員幹部與來自香港的阿咩接頭。



Xiang Jiang Mansion, Reception Division For Hongkong & Macao Compatriot of Guangdong Province

183, Huan Shi Road
Tel: 661435
Cable: 1088
Accommodation Tariff (Per Room/Suite, RMB)

广东省港澳同胞接待办公室 香江大厦

环市路183号
电话：661435
电报：1088

Class 等級	Single 單人房	Double (Twin) 雙人房	Triple 三人房	Suite 套間	Deluxe Suite 豪華套間
Rooms (Suites) 間 套 數		15	47		
Tariff 房 價		32	36		

From Railway Station: 0.5 km.

距火車站：0.5公里

1954 年，廣東省成立了「港澳同胞接待辦公室」（接待辦），1967 年由省長陳郁兼任「接待辦」主任。「六七暴動」期間，「廣東省支援香港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支港），在廣州教育北路百花園，組織港澳工人學生回國參觀學習。文革後，「接待辦」在廣州站旁興建「香江大廈」，接待港澳同胞。



阿咩（右二）接待來自廣東省「接待辦」的新舊領導在維港遊覽。張振南（左一）1948-1949 年工聯會理事長，於 1950 年 4 月 3 日被港英當局「遞解出境」。這是他三十年後，初次返港；時任「接待辦」主任的「大陳」（左二）；廖浩勤（右一）後接任「接待辦」主任、香江大廈總經理。



總經理陳勁（左一）率領，大埔分社經理張學明（左二）陪同，「大陳」主任全力支持。圖為訪國務院港澳辦後於北京頤和園攝。



曾隨父母當嘉道理農場搬運泥工，後為大菴村村長，昔日華南大埔分社經理的張學明，九七後創立了「新界社團總會」，當上了特區「立法會」、「行政會議」的兩會議員。

阿咩偶而陪同總經理陳勁、新界分社經理張學明，隨「接待辦」主任大陳，前往北京拜會港澳辦。有一次，他們進入港澳辦的四合院，有穿白襯衣、戴眼鏡、具儒雅之氣，卻穿著拖鞋的男士走過來。大陳跟他打招呼：「你好，魯平，怎麼穿拖鞋？」那頭髮花白的中年幹部低頭望望自己的右腳，搖頭嘆氣說：「腳腫了。」



1984年10月19日，魯平（中排右二）列席了由鄧小平見證、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儀式。《聲明》確認了1997年7月1日為「聯合王國」的Hand-over Day，結束大英帝國在香港的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



1992年，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繼衛奕信（David Wilson）獲委任為香港的末任總督。曾被港澳辦主任魯平批評為「千古罪人」。



1997年7月，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即卸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於2015年5月在北京離世，享年八十七歲。三十年前與魯平在港澳辦有一面之緣的阿咩，隨「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董事長葉國華以該會名義，在報章沉重悼念這位被末代港督彭定康稱為「遺憾未能與他建立更好更緊密的關係」的「一位聰明的公僕」。

那是阿咩第一次見到魯平，當時他還不是港澳辦主任，只是個甚麼司長。魯平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在香港生活過，熟悉香港情況，故輔助當時的港澳辦副主任李後處理香港主權移交過渡的工作。後來姬鵬飛成為港澳辦主任。

此外，阿咩還曾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副主席羅幹拜年。此君屬副部級領導，平日沉默寡言，為人幹練，甚諳為官之道，後官拜國務院秘書長、中共政治局常委。阿咩也陸續認識了各地省市工會和中旅、國旅、青旅的領導。尤其北京市工會國際部部長涂光達，辦事員陶桂蘭大姐。二人為人親和，待阿咩如子姪。

■ 華東包機團

阿咩初到華南旅行社時，這家公司只有北京直飛包機團。1982年，他就辦了全香港第一個華東直航團，由香港直飛南京，轉無錫、蘇州、上海、杭州，然後自杭州直飛回香港。在香港，時間就是金錢，若認識祖國須舟車勞頓而費時失事，祖國再親切，也不免讓人卻步。此舉同時令旅行社生意大旺。



八十年代，工聯會有百多行業工會，逾二十萬會員。這是華南的「基本盤」，中國包機直飛團，機機滿座，令華南「冇得輸」，參加人數為全港之冠。

此直航專線，由他直接跟民航局談的，不再經北京廣州。首發還親自帶團從港直飛南京的包機。

仍然是波音 707 機一百四十七個座位，從香港「處女航」直飛南京，抵達已是夜晚八點。著陸後，機外一片漆黑。突然燈光大亮，閃出毛體「南京」兩字。人未下機，只見一些穿著制服的人，忙碌地搬出幾張桌子和椅子到停機坪擺好，坐下，方安排乘客下機。

那居然就是臨時邊防和海關，乘客每人拿著回鄉紙到桌前，給邊防人員蓋章，然後領回行李，接受檢查。

原來由於鮮有「境外旅客」飛來南京，南京機場仍未常設邊防海關，惟有作此臨時安排。回程取道杭州機場的經歷也相似。

包機不能散售機位，機位多有剩餘。為了用盡機位、擴大利潤，阿咩開創了「機票加酒店」套票服務，顧客可以不入住套票規定的酒店，卻必須按時間安排跟隨包機返回香港。此服務頗受歡迎，像 1982 年中英談判時，新華社官員和香港代表都用華南包機團的機位。

然而由於這些城市開始時還沒有民航服務，故包機的駕駛員都不是民航機師，大多由解放軍轉業，過去是空軍戰鬥機駕駛員。飛機降落時幾乎飛貼九龍城民居屋頂，經驗少的民航機師都不敢飛香港。解放軍的空軍飛行員，初出繁華世界，下臨九龍城的密集民居，還偶過「九龍城寨」。其「飛行經驗」大多只有韓戰時的朝鮮半島，未免「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阿咩第一次帶包機團從杭州回港曾經歷過險情：飛機經過獅子山、九龍城的屋頂，即將在啟德機場著陸，可能衝得太低伸不開起落架，機師發揮戰鬥精神，立即向上抽升。在空中旋了一個大圈，再次降落，衝衝衝，快要到地了又再次突然抽升，飛機乘客面無人色。終於第三次轟然著陸了，全機乘客見死裡逃生，感謝解放軍飛行員「不殺之恩」，歡喜得大拍手掌。後來才了解到原來那個解放軍駕駛員同志出身農村。



海上單跑道的啟德機場（1925-1998），曾位列全球十大最危險機場，隨時考驗機師的駕駛技術。低飛經過九龍城上空後降落的驚險場景，時刻可見，震耳欲聾之聲，時刻可聞。



1986年9月20日舉行的「亞洲運動會」，於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舉行，取得開幕禮獨家組團的華南旅行社，由阿咩率團觀禮。圖為在啟德機場出發前合照。前排中立穿深色西服者為阿咩。

中旅情仇

華南的包機團愈做愈成功，在左派之內難免惹起眼紅症，先惹惱了業界大佬、香港中旅總經理、大陸南派幹部馬志文。

馬志文空降中旅前，是深圳光明農場的「領導」。華南和中旅兩家，理論上同屬廖承志在國務院的系統管轄，該系統的三個機構，分別是對台辦公室、僑務委員會辦公室和港澳辦公室，而份屬工聯會的華南旅行社則屬港澳辦，中旅則屬僑辦。

1982年，馬志文約談華南旅行社負責人。陳勁心想不妙，讓阿咩去和他見面。

當時年僅三十的阿咩，一來見五十多歲的馬志文是祖國老前輩，二想中旅與華南是兄弟單位，高高興興前去。誰知馬志文一見阿咩即毫不客氣指責：為甚麼華南辦團，多過中旅社？

為甚麼？因為自己主理的華南旅行社中國旅行團，植根香港，市場策略比國企的中旅成功，推動了香港市民認識祖國，名山大川，暢遊無阻。難道成功經營，就等同犯罪？

阿咩沒有被罵的心理準備，心頭火起，毫不含糊據理力陳：「香港工聯會有二十萬會員，加上他們的家屬，有幾十萬人，客源自然比中旅強大、辦團比中旅多，也是自然的事。」

馬志文一聽這個香港小子竟然「頂嘴」，登時滿臉通紅，急打開抽屜，取出藥樽，倒出兩片藥丸「啪進」口中。然後大力一拍桌子，聲色俱厲：「既然這樣，為甚麼你們還登廣告拉客？你們把街客也拉了去！」

阿咩見他已氣得要服藥，嚇得把聲音放柔幾度，畢竟是國家級幹部，若當下氣得有個三長兩短，這個責任負不起。他解釋：「馬總，我們會員那麼多，不在報上登廣告，包括《明報》那樣的反動報紙，

如何散播訊息？」馬志文反駁不了，問：「你們一年廣告費花多少？」阿咩說：「我們做兩億生意，每年廣告費約四百萬。」馬志文再拍桌子：「四百萬，比面對全港市民的中旅還多，像話嗎？大家各有各做，你多做點工会的沒問題，為甚麼連我的飯也吃掉？」阿咩見如此蠻不講理，看出大陸的幹部思維盲點，一時很難溝通，虛應說：「好，我們盡量看着辦，也希望中旅除了華僑團外，多能做些港澳同胞回國旅行團。」

阿咩向陳勁匯報與馬志文見面經過，陳勁笑笑說：「這種人，你可以頂一頂，但不要太得罪他。一是因為都是自己人，二是因為他們是僑辦的，後台比我們硬。工聯會始終不是港澳辦的直屬機構。不如趁這機會，招待一些國內中旅社的人到大澳長沙度假，算是向中旅表個態，伸出橄欖枝。」

其實華南的大陸團，若目的地城市有工會「國際部」系統，則由工會接待，但有些地方，例如中山、江門，沒有接待境外旅行團組織的，則由中旅社接待。所以華南與國內的中旅社反而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關係。

約好了國內中旅的人後，阿咩再約見馬志文，說：「馬總，一起到大澳度假，如何？華南旅行社在大澳有度假屋，早由大澳鹽業工会的書記呂烈協助買下的。」

陳勁和阿咩陪馬志文和中旅社的高層到大澳度假，先去寶蓮寺吃齋，再到長沙游泳。馬志文在海中暢泳，好像毛主席暢游長江一樣的豪情，長時間不願上水。原來他來香港後不方便到處活動，久餓此技，工聯會招待才敢去，當然開心得不想走。



呂烈是廣州中山大學的畢業生，解放前夕來到英殖香港大澳，當鹽業工會書記，還開班教學。漁民子弟生活艱苦，便以自家出產的鴨蛋醃製鹹蛋作學費。他後來成為華南旅行社的董事，小舅許仕仁，後當上特區的政務司司長。



中國民航總經理謝靜吾（左一）、阿咩（左二）、華南大澳度假屋管理人何師傅（右三）、「澳督」呂烈（右二），攝於八十年代寶蓮寺。



呂烈還與寶蓮寺方丈關係友好，在興建天壇大佛時推介了中國航空航天部設計，並由航天部南京晨光機器廠鑄造，部件船運到大嶼山組裝。



港中旅曾因中國旅行團和華南頓生嫌隙，陳勁（前排中立者）趁江蘇中旅人員訪港良機，囑阿咩（次排右一）組團前往大嶼山度假，修補關係，而主角正是游泳愛好者、香港中國旅行社總經理馬志文（最後排中立者）。



華南旅行社在大嶼山自置的度假屋，左在大澳，右在長沙。

自此恩怨大為化解，後來更成為好朋友。有一天，馬志文又把阿咩叫到中旅社，卻不是吵架，而是向他展示一張大圖紙。

「這是微觀的中國地圖，」馬志文說：「國家最新政策，加快發展深圳，我把外國的小人國概念拿過來照抄，做成主題公園。」

「好主意呀，馬總。」阿咩衷心讚賞：「起甚麼名字？」

「錦繡中華。」馬志文大為得意。

「準備投資多少？」

「三千萬。」馬志文頓了頓，嘆口氣說：「但我們港中旅沒有這麼多錢，現在由中央僑辦負責處理了。」

阿咩靈機一觸：「馬總，我突然想到，除了微觀的中國外，有沒有想過把巴黎鐵塔、獅身人面像等納入為微觀的世界？」

「楊總，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有這個想法，那是我準備在『錦繡中華』後的另一個計劃，我還想好就叫『世界之窗』，你說可好？」





馬志文在深圳特區興建的錦繡中華，是中華大地第一個展示秀麗河山、民俗風情的微景區，他任命阿咩推薦到港中旅工作的盧瑞安為錦繡中華總經理，也改變了這位港青的命運。1992年，鄧小平二次南巡，馬志文率領盧瑞安（中圖中排左一、下圖左一）在錦繡中華接待。

「太好了！」二人惺惺相惜，相視而笑。

阿咩做夢也想不到，就在這麼一瞬間，就目睹了深圳旅遊業的巨變時刻。馬志文的兩大規劃逐漸地在八九十年代落實，每年招待成千上萬的遊客。

也正是這段因緣，後來鄧小平南巡，專門要參觀這兩個景點，而馬志文也由香港回到深圳陪同參觀。二人身邊，還有一位四十出頭的香港青年，就是由阿咩介紹到中旅社工作的盧瑞安。

盧瑞安是阿咩1970年在「學生樂園」輔導過功課的新民書院英文中學學生。他會考成績不理想，畢業後便問阿咩有沒有工作介紹。阿咩求教於前《青年樂園》社長李廣明。諳熟英文的盧瑞安，給引薦到香港中旅社。半年後，盧專程致謝，唯不無埋怨：「真多謝你的好介紹。我借調到澳門中旅，仲要三更半夜，去岐關車站管接管送哩。」

阿咩拍拍他肩膀，笑言：「用心捱吧。你才二十歲，由紅褲子做起，終有一天會出頭。」

果然，盧後來步步高陞，曾任中國旅行社董事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現在還是港中旅名譽董事長。

成家立室

經歷了B小姐的情傷後。1983年，阿咩陸續與兩三位女子交往過，都只是逛逛街那種，全都無疾而終。

其中一位是戰友陳勁介紹，純樸、愛文藝、有文化、有上進心的工會積極分子，連阿咩的母親也喜歡她。不過，到差不多要確立戀人關係，突然發覺自己連續幾晚，都夢見B小姐，才知原來心還想著她。這樣，又怎能辜負另一個善良忠厚的女子呢？只好又忍痛斬情絲。「浪子一招」：阿咩逃情。

英氣（下卷）

阿咩正傳——一本你不知道的另類香港史

作者：陶傑

總編輯：陳偉中

監製：衛敏之

策劃編輯：呂志剛

責任編輯：韓雪、Joyce

編輯顧問：周蜜蜜

總秘書：蘇碧倫

設計：Dawn Kwok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5 年 7 月

上架建議：人物傳記

ISBN：978-988-8917-03-7

定價：港幣 168 元正／新台幣 670 圓正

本書部份收益，撥作慈善用途



香港的傳奇說不盡，香港人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

在眾多人物之間，別有一子，以奇特的生命軌跡，記錄了香港歷史的一條潛線；以令人驚詫的命運，引證了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這個人物，並不家傳戶曉，也不顯赫江湖，但在龍吟於碧波、俯笑於山林之間，他是一個命格僻奇的香港仔。

維也納之夜，楊向杰在一浪接一浪的鳳凰樂章之中，心潮起伏。隨著樂韻，半生的往事，如歌如詩，如泣如訴，湧現心頭。

由買辦之後到反殖囚徒，由窮教師到企業家，由紅色文青到世界公民，由《鳳凰之歌》到《鳳凰傳奇》。

貫穿其中，是一頁一頁生死代謝：黑獄囚室的烙印、體育用品店外的人潮、遊樂場度假村的開幕致辭、電視顯像管裡的幻象、企業併購、東西縱橫。於人生最巔峰，天干地支，齒輪回到起點之際，卻有無盡的困惑、無盡的感恩。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oo}E.

上架建議：人物傳記

定價：港幣 168 元正／新台幣 670 圓正

ISBN 978-988-8917-03-7



9 789888 917037 >

本書部份收益，撥作慈善用途